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
第二十八回 誣姦情狡妾裸衣 賑津饑周紳助款

話說周家正在花園裡演戲之時，周庸祐與各親朋正自高談雄辯，忽馮少伍走近身旁，附耳說了幾句話，周庸祐登時面色變了。各人看得倒見有些奇異，只不好動問。原來馮少伍說的話，卻是因關庫裡那位姓餘的，前兒在周庸祐分兒上用過一筆銀子，周庸祐心上不服，竟在南海縣衙裡告他一張狀子，是控他擅吞庫款的罪情，因此監禁了幾年。這時禁限滿了，早已出了獄來，便對人說道：「那姓周的在庫書內，不知虧空了多少銀子。他表裡為奸，憑這個假冊子，要來侵吞款項。除了自己知得底細，更沒有人知得的了。今兒被他控告入獄，如何消得這口氣？定要把姓周的痛腳拿了出來，在督撫衙門告他一紙，要徹底查辦，方遂心頭之願。」所以馮少伍聽得這一番說話，要來對周庸祐說知。那周庸祐聽得，好不驚慌，不覺臉上登時七青八黃。各親朋顯見得奇異，只不好動問。當下各人聽了一會戲，自紛紛告別。周庸祐也無心挽留，便送各賓朋去了，場上就停止唱戲。

周庸祐回至下處，傳馮少伍進來，囑他認真打聽姓餘怎樣行動，好打點打點。只周庸祐雖有這等痛腳落在姓餘的手上，但自從進了四品京堂及做過參贊回來之後，更加體面起來，凡大員大紳，來往的更自不少，上至督撫三司，都有了交情，勢力已自大了。心上還自穩著，暗付姓餘的縱拿得自己痛腳，或未必有這般手段。縱然發露出來，那時打點也未退。想到此層，又覺不必恐懼，自然安心。鎮日無事，只與侍妾們說笑取樂。但當時各房姬妾，除二房姨太太歿了，桂妹早已看破凡塵，出家受戒，那九姨太太又因弄出陳健竊金珠一案，周庸祐亦不甚喜歡他。餘外雖分居各處，周庸祐也水車似的腳蹤兒不時來往。

單是繼室馬氏是最有權勢的人，便是周庸祐也懼他三分。且馬氏平日的性子，提起一個妾字，已有十分厭氣。獨六姨太王氏春桂，頗能得馬氏歡心。就各妾之中，馬氏本來最恨二姨太，因他兒子長大，怕將來要執掌大權，自己兒子反要落後。今二姨太雖然歿了，只他的兒子已自長大成人，實如眼中釘刺，滿意弄條計兒，好使周庸祐驅逐了他，就是第一個安樂；縱不能驅逐得去，倒要周庸祐憎嫌他才好。那日猛然想起一計，只各人都難與說得，惟六姨太王氏春桂是自己腹心，盡合用著，且不愁他不允。便喚春桂到來，把心裡的事，與春桂商量一遍，都是要唆擺二房兒子之意。春桂聽了，因要巴結馬氏，自沒有不從，只是計將安出？馬氏便將方才想的計策，如此如此，附耳細說了一回，春桂不覺點頭稱善。又因前兒春桂向在香港居住，這會因嫁女及進伙唱戲，來了省城西關大宅子，整整一月有餘。今為對付長男之事，倒令春桂休回香港去，在新大宅子一塊兒同居，好就便行事。

那春桂自受了馬氏計策之後，轉不時與二房長子接談。那長子雖是年紀大了，但橫豎是母娘一輩子，也不料有他意，亦當春桂是一片好心，心上倒自感激。或有時為那長子打點衣裳，或有時弄中飯與他吃，府裡的人，倒贊春桂賢德。即在周庸祐眼底看著了，倒因二房伍氏棄世之後，這長男雖沒甚過處，奈各房都畏懼馬氏，不敢關照他，弄得太不像了，今見春桂如此好意，怎不喜歡？因此之故，春桂自然時時照料那長子，那長子又在春桂跟前不時趨承，已非一日，倒覺得無什麼奇處。

那一日，周庸祐正在廳子裡與管家們談論，忽聽得春桂的房子裡連呼救命之聲，如呼天喚地一般，家人都嚇得一跳，一齊飛奔至後堂。周庸祐猛聽得，又不知因什麼事故，都三步跑出來觀看，只見長男應揚正從春桂的房子飛跑出來，一溜煙轉奔過花園去了。一時聞房裡放聲大哭，各丫環在春桂房門外觀看的，都掩面回步，惟有三五個有些年紀的梳傭。勸解的聲，怒罵的聲，不絕於耳。都罵道：「人面獸心，沒廉恥的行貨子！」

周庸祐摸不著頭腦，急走到春桂房子來要看個明白。誰想不看猶自可，看了，只見王氏春桂赤條條的，不掛一絲，挨在牀子邊，淚流滿面。那牀頂架子上掛了一條繩子，像個要投繯自盡的樣子。周庸祐正要問個緣故，忽聽得春桂哭著罵道：「我待他可謂盡心竭力，便是他娘親在九泉，哪有一點對他不住？今兒他要幹那禽獸的行為，眼見得我沒兒沒女，就要被人欺負。」周庸祐這時已聽得幾分。

那春桂偷眼見周庸祐已到來，越加大哭，所有房內各梳傭丫環，見了周庸祐，都閃出房門外。周庸祐到這時，才開言問道：「究為什麼事，弄成這個樣子？」春桂嗚嗚咽咽，且罵且說道：「倒是你向來不把家事理兒，那兒子們又沒拘束，致今日把我恩將仇報。」說到這來，方自穿衣，不再說，只是哭。周庸祐厲聲道：「究為著什麼事？你好明明白白說來！」春桂道：「羞答答的說怎麼？」就中梳傭六姐，忍不住插口道：「據六姨太說，大爺要強逼他乾沒廉恥的勾當，乘他睡著時，潛至房子裡，把他衣衫解了，他醒來要自盡的。想六姨太待大爺不錯，他因洽熟了，就懷了這般歹心。若不是我們進來救了，他就要冤枉了六姨太的性命了。」

正說著，聽得房門外一路罵出來，都是罵「沒家教，沒廉恥，該殺的狗奴才」這等話。周庸祐認得是馬氏聲音，這時頭上無明孽火高千丈，又添上馬氏罵了一頓，便要跑去找尋長男，要結果他的性命。跑了幾步，忽回頭一想，覺長子平素不是這等人，況且青天白日裡，哪便乾這等事？況他只是一人，未必便能強逼他；就是強逼，將來盡可告訴自己來作主，何至急欲投繯自盡？這件事或有別情，也未可定。越想越像，只到這時，又不好回步，只得行至花園洋樓上，尋見了長男，即罵道：「忘八羔子！果然你乾得好事！」那長子應揚忙跪在地上，哭著說道：「兒沒有乾什麼事，不知爹爹動怒為何故？」周庸祐道：「俗語說：『過了牀頭，便是父母。』盡分個倫常道理，何便強逼庶母，乾禽獸的行為？」長子應揚道：「兒哪有這等事？因六姨太太待兒很好，兒也記在心頭。今天早飯後，六姨太太說身子不大舒服，兒故進去要問問安。六姨太太沒言沒語，起來把繩子掛在牀頭上。兒正不知何故，欲問時，他再解了衣衫，就連呼救命。兒見不是事，即跑了出來。兒是飲水食飯的人，不是禽獸的沒人理，爹爹好查個明白，兒便死也才得甘心。」周庸祐聽得這一席話，覺得實在有理。且家中之事，哪有不心知？但此事若仍然冤枉兒子，心上實問不過；若置之不理，那馬氏和春桂二人又如何發付？想了一會，方想出一計來，即罵了長子兩句道：「你自今以後，自己須要謹慎些，再不准你到六姨太太房子去。」長子應揚答道：「縱爹爹不說時，兒也不去了。只可憐孩兒生母棄世，沒人依靠，望爹爹顧念才好。」說了大哭起來。周庸祐沒話可答，只不免替他可惜，便轉身出來。

這時因周庸祐跑了過去，各人都跟腳前來，聽他要怎地處置長男。今見他沒事出來，也見得詫異。但見周庸祐回到大屋後堂，對馬氏及各人說道：「此事也沒親眼看見他來，卻實在責他不得，你們你再鬧了。」馬氏道：「早知你是沒主腦的人，東一時，西一樣，總不見著實管束家人兒子，後來哪有不弄壞的道理？前兒九房弄出事來，失了許多金珠，鬧到公堂，至今仍是糊裡糊塗。今兒又弄出這般不好聽的事，不知以後還要弄到什麼困地？」周庸祐道：「不特事無證據，且家醜不出外傳，若沒頭沒腦就喧鬧出去，難道家門就增了聲價不成？」那時周庸祐只沒可奈何，答了馬氏幾句，心上實在憤恨王氏春桂，竟一言不與春桂再說。惟那馬氏仍是不住口的罵了一口。那王春桂在房子裡見周庸祐不信這件事，這條計弄長子不得，白地出丑一場，覺可羞可恨，只有放聲復哭了一場，或言眼毒，或言跳井。再鬧了些時，便有梳傭及丫環們做好做歹的，勸慰了一會子。春桂自見沒些意味，只得罷休，馬氏也自回房子去了。

周庸祐正待隨到馬氏房裡解說，忽見駱子棠進來說道：「外面有客到來拜訪大人呢。」周庸祐正不知何人到了，正好乘勢出了來，便來到廳子上，只見幾人在廂廳上坐地，都不大認識的。周庸祐便問：「有什麼事？」駱子棠就代說道：「他們是善堂裡的人，近因北方有亂，殘殺外人，被各國進兵，攻破了京城。北省天津地方，因此弄成饑荒，故俺廣東就題助義款，前往賑濟，所以他們到來，求大人捐款呢。」周庸祐這時心中正有事，聽得這話，覺得不耐煩，只是他們是善堂發來的，又不好不週旋。便讓他們坐著，問道：「現時助款，以何人為多？」就中一位是姓梁的答道：「這都是隨緣樂助，本不能強人的，或多或少，卻是未定，總求大人這裡踴躍些便是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天津離這裡還遠得很，卻要廣東來賑濟，卻是何故？」姓梁的道：「我們善堂是不分畛域的，往時各省有了災荒，沒一處不去賑濟。何況天津這場災難，實在利害，所以各處都踴躍助款。試講一件事給大人聽聽：現在上

海地面，有名妓女喚做金小寶，他生平琴棋詩畫，件件著實使得。他聽得天津有這場荒災，把生平蓄積的，卻有三五千銀子不等，倒把來助款賑濟去了。只是各處助賑雖多，天津荒災太重，仍不時催促匯款。那金小寶為人，不特美貌如花，且十分俠氣。因自忖平時積蓄的，早已出盡，還要想個法子，再續賑濟才好。猛然想起自己生平的絕技，卻善畫蘭花，往時有求他畫蘭花的，倒要出得重資，才肯替人畫來。今為賑濟事情要緊，便出了一個招牌，與人畫蘭花。他又說明，凡畫蘭花所賺的錢財，都把來賑濟天津去。所以上海一時風聲傳出，一來愛他的蘭花畫得好，二來又敬他為人這般義俠，倒到來求他畫三二幅不等。你來我往，弄得其門如市，約計他每一天畫蘭花賺的不下三二百金之多，都盡行助往天津。各人見他如此，不免感動起來，紛紛捐助。這樣看來，可見天津災情的緊要。何況大人是廣東有名的富戶，怕拿了筆在於一題，將來管教千萬人趕不上。」

說了這一場話，在姓梁的本意，志在感動周庸祐，捐助多些。只周庸祐那有心來聽這話？待姓梁的說完，就順筆題起來寫道：「周棟臣助銀五十大元。」那姓梁的看了，暗忖他是大大的富戶，視錢財如糞土的，如何這些好事，他僅助五十元，實在料不到。想了欲再說多幾句，只是他僅助五十元，便說千言萬語，也是沒用。便憤然道：「今兒驚動大人，實不好意思。且又要大人捐了五十元之多，可算得慷慨兩個字。但聞大人前助南非洲的饑荒，也捐了五千元。助外人的，尚且如此，何以助自己中國的，卻區區數十，究竟何故？」周庸祐聽了，心中怒道：「俺在香港的時候，多過在羊城的時候。我是向受外人保護的，難怪我要幫助外人。且南非洲與香港同是英國的屬地，我自然捐助多些。若中國沒什麼是益我的。且捐多捐少，由我主意，你怎能強得我來？」說罷，拂袖轉回後面去了。姓梁的冷笑了一會，對駱子棠道：「他前兒做過參贊，又升四品京堂，難道不是中國的不成？且問他有這幾百萬的家財，可是在中國得的，還是在外國得的？縱不說這話，哪有助外人還緊要過助自己本國的道理？也這般設思想，說多究亦何用？」便起身向駱子棠說一聲「有罪」，竟自出門去了。正是：

虜但守財揮霍易，人非任快報施難。